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湖湘文艺人物/谭谈主编.—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2007.5

ISBN 978-7-5404-3917-0

I.湖… II.谭… III.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②艺术-作品综合集-中国-现代IV.I217.1 J1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63962 号

湖湘文艺人物(下卷)

责任编辑:江有英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) 邮编:410014)

网址: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竭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2007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1/16 印张:20

字数:300,000 印数:1-1000

ISBN978-7-5404-3917-0

定价:108.00元(全套)

本社邮购电话:0731-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湖湘文艺人物



主编：谭 谈



湖湘文艺人物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
湘

文
藝
人
物

ISBN 978-7-5404-3917-0



9 787540 439170 >

ISBN 978-7-5404-3917-0

定价: 108.00 元



主编：谭谈

湖湘文艺人物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下卷
(艺术人物)

目 录

Contents

湖湘文艺人物



张
一
尊
008



邵
一
萍
018



曾
玉
衡
024



杨
应
修
030



周
昭
怡
038



虞
逸
夫
046



胡
六
皆
052



史
穆
056



王
慈
山
068



王
超
尘
078



李
立
086



陈
白
一
094

目 录

Contents

湖湘文艺人物



颜家龙
102



范正明
112



彭俐依
120



白诚仁
126



陈健秋
134



陈 芜
142



唐大柏
146



黄铁山
154



何纪光
162



钟增亚
170



刘振球
180



魏景舒
194



阿 因
200



左大玢
204



李小嘉
212



颜梅魁
218



许鸿英
226



陈亚先
236

目 录

Contents

	魏文彬 242		吴子牛 250		奇志 260
	雷宜铤 264		朱训德 272		黎晓阳 278
	何满宗 282		孟勇 290		刘云 300

附录：

306 / 美丽家园添新景

——小记“湖湘文艺人物走廊”

309 / 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沿革史及
历届领导人名录

318 / 后记

湖湘文艺人物



张一尊(1902-1973)

湖南吉首人，土家族。著名画家。擅画马，被推为当代画马四杰之一（即徐悲鸿、张一尊、沈逸千、梁鼎铭）。曾参加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，由上尉升至少将衔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被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南分会第一任主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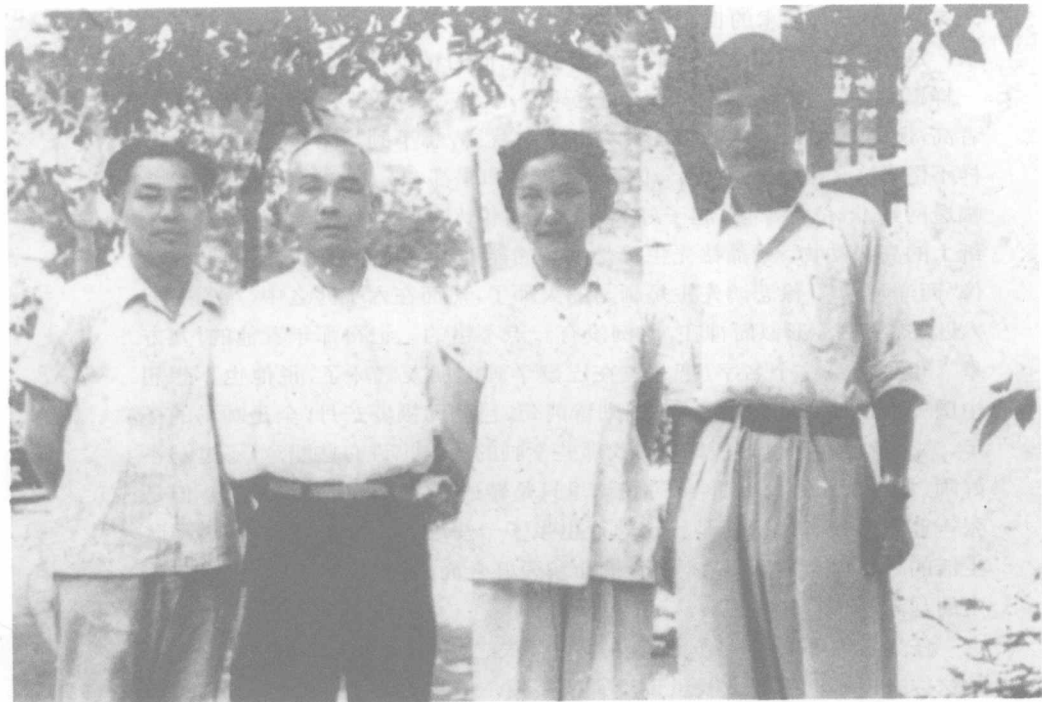
湖南张一尊先生

■ 李健吾

太虚樵者张一尊先生要以画家的身份和世人见面了，实在是一个天大的喜讯。他要改行，他有道理，我为他道喜。

他是一位少将级的军官，带了多年兵，如今胜利了，忽然没有意思再在军队里混了，在枪杆第一的今日，他有的是万里前程，然而什么东西让他觉得假如一个人在生命之外还有生命的话，他必须回到他的真正的职业——所谓艺术者是。一个人活到了45岁如太虚樵者，这才起了决心改行，不是傻瓜，便是有真知灼见。

做一个小民来讲，只要还有一星星良心，内仗真是再也打不得了。如今打内仗，使人民流离失所而甘愿担负的长期神圣抗战便完全失去了意义。为什么我们要抗战？为了争取国格，为了争取国家民族永长的生命。好不容易熬了八年熬到了头，如今是生息休养力图富强的良辰，从前能相忍为国，如今天国遥遥在望，反而变成不可能了，说什么有理性的人也不肯相信。就拿军人来说罢，抗战期间处处承受小民的敬爱，胜利了不过一年，因为枪头掉了方向，小民隐隐已经把他们看成了蛇蝎。这太容易体



1954年，内蒙古美协秘书长官布来长沙看望一尊先生，一尊介绍邵一萍与官布认识，白云亦是内蒙古人。（右一为官布，右二为邵一萍，左一为白云，左二为张一尊）

会了，小民要的是保障安全，不是咻咻不已的口舌是非。胜利一年了，家都回不去，别的还用谈吗？

太虚樵者于是放下枪杆。他有一颗做国民的良心。幸而另外还有一技之长，他自然如释重负一般解甲归田了。

他的“良田”是他多年在私下培植的国画，从六岁起他就喜欢涂马，好也罢，不好也罢，马的形象似乎老早就在他的“心眼”之中种下了根。没有人教他画，他给自己摸出一条大路来，当然半路有人“点化”，两湖知名的石刻家黄阁先生就顶有力量，他叫他不要死学赵子昂，好虽好，学成了也只是一个赵子昂。他劝他悬腕写字，那是画国画的根基。他从头来起，不后悔，也不疚心。如今45岁了，当着他的画幅，骄傲而又感激地说他走对了路。28岁以前，他有几年搁下画笔，专心去充一名小兵。30岁以后，生活加强他对于艺术的憧憬，他重新浪子一般回到他的艺术故国。他一直画画到现在。他不卖弄，他常常在裱画铺遇到知己，他从来没有感到丝毫骄傲。不把自己当做艺

术家，他倒真有艺术的良心。

这一幅是他的白梅，断了又再起来，在他的精神上，梅树在纸外和纸上一样横着。这一幅是他的梅，天的老树身，仅仅在下幅横着一支红梅。取境者高，所得者远。诚如一位老者私下里对我讲，想不到一个军人，出手竟这样不俗。这一幅是他的蟹，一位行家说，笔和墨都考究到了极点。再如这一幅透网鳞，一位行家说，胆子好大。但是最惊人的还是他的马，那最难捉到纸上的高级动物。梁鼎铭先生算是画马的能手了，然而俗在骨子，有时候活像“西洋片子”。徐悲鸿先生是画马的大师了，然而在六十匹之中，难得有五六匹站得起来，形似而神在，比例没有一点不错的。记得那年看他的“九方皋”，也许不是这个名字，把几位在巴黎学画的朋友气坏了，说他也不想中国曾经出过一个赵子昂，法国则皆芮苟、包勒和福罗芒丹，全是画马的圣手，怎么就好自负到这般田地！我那些学画的朋友也许有些醋意，不过马不好画，却是事实。我不懂得画，我这里只是转述朋友们私下里的品评。但是张一尊先生的马似乎便是我这外行也吸了一些过去。朋友告诉我，过军队生活的人有机会常和马在一起，机会和爱好合而为一，加上工夫，张一尊先生的马无怪乎有味道了。

任凭我这里胡说八道，江南人也许要失之交臂，活该！我相信吃亏的不是这位有良心的军人。我虽说没有钱买画，但是太虚樵者那幅24马的横披，我打算留下了。谁叫我喜欢它，谁叫我属马，中学先生就把我叫做一匹野马。如今在张先生的笔底下，正好物以类聚。

（原载1946年9月16日上海《大公报》）

春去秋来常忆君 ——怀念夫君张一尊先生

■ 吴佩君

1973年3月17日，对我来说，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。那一天，一尊丢舍我和他心爱的孩子，独自远行了。春去秋来，一晃，34年过去了。

时光常常能冲淡人们的记忆。然而，一尊的音容笑貌，却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去，三十多年来，无时无刻不浮现在我的面前。



上图:张一尊和友人在江华写生

下图:张一尊和友人在韶山写生

张一尊,学名耀定,字也军(1933年改字一尊),别号太虚樵者,称其画室为一心草堂。生前系九三学社成员,湖南省参事室参事,湖南省第一、二、三届人大代表、省美术家协会主席、省文联委员。吉首市太平乡司马溪平里河村土家族人。1902年2月14日(农历正月初七)出生,1973年3月28日因患肺癌医治无效逝世,终年71岁。

青少年时期,在沅陵湘西第八联合中学(四年制)读书。毕业后,赴长沙谋求职业,住在湘西会馆,眼看所带少量的盘费告罄,求职无着,住在会馆的同乡,知他书画有些功底,劝他暂以卖画谋生。他也只好买了一些宣纸(笔墨他是随身带的)作了几幅山水和马、花卉,托同乡代售。没想到,还真换来了一些钱。当时他就想到将来一定要走绘画艺术这条路。他画画,既无师承,更未进过美术专门学校,在幼年时,即在家乡河滩上的沙坪里,用棍子画各种动物,可以说是天才吧!

以他当时稚嫩的作品,作为生活唯一的来源,谈何容易。此时他受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,考入

了学兵营，参加了北伐战争，从此步入了军界。

他的同事，公余之暇，或玩麻将，或逛窑子，而他却利用余暇读书、习字、绘画、写诗。

1930年，他与长沙书画的朋友过从甚密。为了更好地切磋画艺，组织了潇湘书画社，社长为粟谷青老先生（擅画竹，前清秀才），名誉社长为王季范老先生（衡粹女校校长）、社员有张一尊、刘寄踪、周磊村（华中艺专的校长）、肖君穆、曾省斋、陈国创（当时的最年青者），女画家有沈章含、李玉辉。

1931年，书画社成员第一次书画展览在衡粹女校举办，各报刊评说“非常精彩”，尤其报导了“张也军的马，刘寄踪的鸡，别开生面，独树一帜”。

大约是在1933年，受华中美专校长周磊村的邀请，他在该校兼任国画课。

1935年1月，他辞去了军职，充当专业画家，作品由坡子街“文英阁”、“师古斋”两大纸庄代为销售。10月，赴南京开画展，当时有上海《时代日报》刊有鲁子的一篇文章，标题为《湘西马客张一尊先生画展记》。（这篇文章我没有看到原件。只是1948年4月1日，《湖南日报》刊载陈竹隐先生的一篇文章《一尊老师个展杂写》所记述的。）这次南京之行，更奠定了他为画艺毕其一生的理想。

1937年7月7日，日寇侵我中华，一尊作为在野军人，抵抗日本侵略者是责无旁贷的，所以应征再次投笔从戎，担任团长即将赴沪，却又奉命赴湘西剿匪，除担任团长外，还受命为少将防空副司令。

1939年开赴抗日前线，驻湖北松滋、宜都等地，与敌人隔江对峙。

此间，平江诗人、学者周庶平老先生曾写一副对联送一尊先生，联曰：“自警闻鸡忧国难，人从画马识将军”。

1941年奉命赴成都中央军校（前身为黄埔军校）高等教育班第八期学习，毕业时部队没有及时寄旅费，同学们劝他开个画展，于是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画了数十幅作品，在成都展出，所得之款，不但解决了自己的旅费，也帮助了同学们。被同学们誉为“黄埔画星”。

抗战胜利后，他辞去军职，申请退役获准。自此以后，彻底脱离了军界，充当一名专业画家。历经大江南北，举办个人画展，时论归美，推为当代画马四杰（徐悲鸿、张一尊、沈逸千、梁鼎铭）。

1946年9月在上海开画展时，名人章士钊、文学家李健吾、熊佛西均有文章载于上海《大公报》。对一尊的画评论很高。章士钊文章云：“张子一尊，为吾湘后起之秀，画马独具心得，积三十余年之造诣，巧研天下万马之形态，其如尺寸有准，动定有出，使笔也纵，用墨也泼，诚于画道，尽其能事矣。”

熊佛西云：张一尊先生的画，纯粹是中国画。运笔用墨都到了臻善的地步。非下过数十年苦功的人，决难至此。他画的马，几乎幅幅是杰作，件件皆精品。他笔下的马，尤其是“百骏图”，笔墨的挺秀，气魄的雄伟，在近百年来的画史中是不可多得的杰作，难怪有人称他为“马杰”呢。

1948年年底，在柳州画展刚结束，接家中电报，我母亲逝世，我夫妇奔丧回沅陵。准备将丧事料理完毕，再赴柳州转南宁办画展。谁知1949年沅陵发生了三·二事变，土匪围城，匪患使公路无法通行。只好蛰居家中，既不能卖画，又无积蓄。（所得售画款，被我存入地下钱庄——柳州的地下钱庄，钱庄老板携客户存款逃往香港去了。）生活非常艰难。这时沅陵已解放，一尊到沅陵县立一中刘伯伦老师家走访（他与刘老师是好友）。当时刘老师家有好几位客人在座。其中一位同志问刘老师知不知道有位张一尊先生，1946年，一尊在上海开画展时，他也正在上海搞地下工作，参观了一尊的画展，也看了各大报的评论文章，觉得他不但书画造诣深，人品也非常可敬。刘老师听完，不觉哈哈大笑，指着一尊说，这就是你要找的人。由刘老师介绍，才知道那位同志是一中校长兼行署文教处副处长的府廷镇。府校长赶紧握着一尊先生的手。后又将此事向文教处处长朱林森，行署主任晏福生作了汇报。第二天晏主任、朱处长、湘西日报社社长解明道均来看望一尊。晏主任握着一尊的手说：“抗日战争时期，你带兵打击倭寇，战后退役作画家，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气节。”又说：“你在旧社会就有了‘马杰’的画名，新社会更需要你们这些艺术家们。你的前途更远大。”

第二天，晏主任派人送来了一些安家费，并发文到省里。1951年5月初，接到湖南省政府王首道主席的聘书，聘一尊为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委员，1953年调到参事室任参事。这一年，组织上批准他去北京观光。还是这一年，他在北京画了一幅《关山驮马》参加了全国第一届国画展览（1956年全国第二届国画展览，他的作品是《冒雨抢耕》）。并由统战部介绍到内蒙古大草原参观游牧，受到乌兰夫主席热情接待，并派内蒙古美术家协会秘书长官布同志陪同参观。仍是这一年，受统战部邀请，在天安门的左侧观礼台庆祝国庆节。

由内蒙古回湖南后，省文化局项飞同志走访一尊，说“奉局长命，请您先组织湖南美术工作者协会，于是在项飞同志的协助下，成立了湖南美术工作者协会。一尊被选为主席。1962年11月，省第三次文代会，一尊被选为文联委员、省美术家协会主席，黄肇昌、陈白一为副主席。1963年6月，省文联、省文化局、省美术家协会为一尊举办了个人书画展览。参观人员络绎不绝，好评如潮。

1961年10月，出席中南区在广东从化温泉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

会(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湖南只有张一尊和诗人未央),受到了陶铸书记的接待。参加这次座谈会时,他还即兴填了两首“踏莎行”的词:

客里重阳,秋容带笑,流溪河畔疑春到,花开万紫与千红,温泉彻夜天如晓。

半月留连,感恩应召,谈心论道抒怀抱,百家文采汇天南,争夸形势如今好。

水净秋明,花香鸟语,湖滨楼上春如许,闻鸡起早弄丹青,挥毫泼墨兼题句。

吞吐风云,忘形尔汝,精诚团结披心胸,愿为斗米折腰来,千秋独数党民主。

他从50年代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止,画出了不少作品,赴各地写生的作品更多。为此,他深入江华林区、湘西苗寨、南岳衡山、零陵、醴陵等地,他画有《苗地风光胜桂林》、《芙蓉国里尽朝晖》、《韶山》等等,都被湖南省博物馆收藏。

他画马形态之多,据我所知,在他所处的年代,还没有那一位画家能望其项背,他的《百骏图》、《八骏图》以及20匹的、十几匹的、单马、双骏、嘶吼图、五马图……真是数不胜数。他作画还喜题咏,例如他题画马的诗:(解放前的)“驰骋中原二十年,归来慨慷着鞭先,风流文采输曹霸,才识功名在砚田。”题山水:“水有龙兮山有仙,宦途归去爱林泉,等闲学得丹青法,草带风云墨带烟。”题鲤鱼的诗:“青草池塘水,不容透网鳞,待雷霆兮跃龙门,沧海碧波万里春。”

而在解放后他题画的诗,更是意气风发,对新社会充满无比热爱,如他题的山水诗:山溪夏日长,云树两苍茫。泼墨写林海,根根皆栋梁。题套马诗:忆昔呼仑贝尔游,万千野马眼中收。草堂不惯抄成稿,随意挥毫到白头。题“两头饮水的牛”诗:一生辛苦为农忙,不向人间道短长。但愿年年谷满仓,风轻云淡饮沧浪。

正当他为美术事业竭尽其力时,一场革文化人的命的运动开始了(“四人帮”篡改毛主席的旨意,迫害文化人),那时画家不能作画,作家不能写文章……成天在单位接受所谓的群众批斗,可谓是一场腥风血雨。这时,一尊先生无法不停下他一生钟爱的画笔。而那时,他的日常生活更是苦不堪言,妻子进了“五七干校”,女儿当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。每天从参事室学习



1971年春节,张一尊回家探亲(由福田千校),摄影于清水塘

回来后,还得自己弄吃的。晚上,在煤油灯下看书,写检查的发言稿,用小篆书写毛主席诗词三十余首。用些宣纸的边角,画些小马。他去世后,我清理他的遗物时,将这些小马稿粘贴在一个本子上,共计33张,(有的还是用香烟盒子的反面勾画的)这些画稿,全是栩栩如生,各种马的姿态,真令人叫绝。我把这些画稿当作张家的传家宝,我在前页写了前言,留给我和一尊的外孙女张羽嘉永久珍藏学习(羽嘉孙女是湖南师大美术系的)。

1972年4月下旬,我由于校回家探亲,发现一尊咳嗽不停,人也消瘦不堪。5月3日,我陪他到湘雅医院就医,医生听诊后,开了透视的诊单,一经透视,确诊为周围形肺癌。而且已到晚期,不能手术。只能注射抗癌针剂和服用抗癌药物。这无异于晴天霹雳,把我们两人都震倒了,我强忍悲痛,扶着他走回家中,以后每天去医院打针,还去中医院诊治。

因为他患的是不治之症,由省参事室给五七干校出证明,让我请假在家护理他。

在中西药结合治疗下,病情有些控制。他一贯的乐观态度,也能稳住病情。在他精神尚好的时候,他躺在靠椅上阅读美术杂志,他常对来探望他的